



# 婚外戀情

香港作家  
凱倫著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岑凯伦最新言情佳作系列

# 婚 外 恋 情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3号

女 先哲本(长河)

婚外恋情

——岑凯伦最新言情佳作系列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衡水市红旗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60千字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7.5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责任编辑:任宁 封面设计:方子

责任校对:召力

ISBN7—5313—1201—8/I·1078

全套定价:27.20元 单册定价:4.9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走进婚外恋情，就是走进岑凯伦小说世界纵深地带。

影视名星美琪在郊外租的那幢幽雅的别墅里和情人幽会的时候，她绝对没想到丈夫是一个畸形的同性恋者，一个表面和谐的家庭藏着深谷一样的秘密和深谷一样的痛苦，令人始料不及的结局，更使这个扑塑迷离的故事多了一份人生的启迪。

语言温雅洗练，思想深刻博大，故事新颖错纵，这是女作家在新时期推出的一部别具特色的力作。

## 目 次

婚 外 恋 情 .....	(1)
婚 变 内 幕 .....	(35)
爆 出 绯 闻 .....	(73)
面 对 现 实 .....	(113)
各 得 其 所 .....	(152)
风 吹 雨 打 .....	(199)
被 迫 分 离 .....	(222)

## 婚 外 恋 情

戴着墨黑太阳镜的少妇，步进这一个园子。

园子内平坦的草地上，有一双淡黄色的蝴蝶在飞舞。草地的边缘一列淡黄色的菊花，茂盛地在阳光下盛放。

秋日的下午，园子内的树影摇曳，一切显得倦弱无力，连太阳也是软弱弱的。

周围好静，她步向大屋门前，听到自己的高跟鞋声，在草地中间的卵石走得发响。

伸手按了按钟。

她又回头看看这园子，一切跟她理想中所想要找的屋子，完全吻合。

步声迎出来，门拉开了。

老太太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正在牢牢地打量她。

“有屋出租？”她故意放下嗓子，把声音压得十分低。

“对，对！”老太太立即开了门，迎着微笑。

她步进屋子，四面看看。

屋子内的布置，是大出她意料之外的。

她以为位于近郊的僻静小屋，一定是乡村式的木屋，想不到，一切装置得这么舒适而合时代化。

搬了进来，不用装修，至少可以省下一大笔装修费。

“你贵姓？”老太太把刚在阅读的报纸折好，取下鼻梁上的眼镜。

“姓韩。”她沉声答。

“我姓曾。”老太太连忙说：“这屋子，是经过我第一位房客精心装修过的，她就是著名女室内设计家，洗嘉斯小姐了。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这儿是客厅，那边是浴室。”曾老太太指引着：“后面，是一个厨房。”

边说，曾老太太边打开房门，一间间的让她观赏。

“上面还有一个阁楼，睡房是阁楼改成的，舒适得很，人人喜欢哩。”曾老太太立即走上楼梯，引导着。

她跟着走上楼梯。

一见到这个阁楼，她立即决定把它租下来了。

这是一间有气氛，有情调的小房，充满了温暖。

“这么好的房子，”她带着疑问：“怎么？我在报上见到这广告，一连登了几星期？没有人来租过么？”

“不是这样……”曾老太太说：“来看的人也很多，要租的人也很多，只是……我比较挑剔我的房客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希望单身女子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或一对没孩子的夫妇……房子装修得这么好，我希望有欣赏它的人租下来，更希望我的住客，爱这间小屋，欣赏它，爱护它，我才会合意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

“韩小姐，”曾老太太问“你单身？”

她低下头去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这个表情，这动态和这声嗓，曾老太太直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和听过。

如此熟悉！

曾老太太好奇地注视她，少妇立即移开脸去，彷彿在躲避她的视线。

“这儿租金……”她背着曾老太太问：“每月多少？”  
“五千元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我不是靠这儿的租金来生活……所以合意的人，我租得便宜。”五千元实在太便宜了。

这样说，曾老太太是很有心想租给她了。

“可以立即住么？”她问。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曾老太太立即说：“我不住在这儿。不过登了广告，我在这儿等想租屋的来看屋子。”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。

这少妇是冷艳的，出奇高贵的仪态，但是却又有点拒人千里之外的淡漠。

“我想租，”她简短地跟曾老太太说：“不知道，你对我合意么？”

“我觉得你的脸很熟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遇过你……”曾老太太皱眉思索：“你的声音也熟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过……”

曾老太太一直注视她，她只是淡淡的一笑。

透过墨黑的太阳镜，曾老太太隐约见到她的一双眼睛。骤地，曾老太喜出望外地高呼起来。“啊！啊！我知道了，我认出你了！你是韩思琪，电视明星，红透了的韩思琪小姐。”

经曾老太太一叫，她就点了点头。

“我常常看你的电视剧啊，那一套‘痴情结’，看得我哭了起来，还有‘碧海情天’，还有……太多了，对了，我还在收音机内，常常听到你的唱片。原来是韩小姐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真想不到我会见到你！”

韩思琪向自己耸耸肩。

就算戴上黑眼镜子又把声音压得低沉如牛的，她始终还是被人认出来了。

“曾老太太，”于是思琪问：“这屋子，你愿不愿租给我？”

“愿意，愿意，太愿意了，”曾老太太热烈地点头：“这样的屋子，你跟你丈夫在，最好，最好了，最合适。”

“不，”思琪摇摇头：“这屋子，是我自己租下的，我丈夫不会住在这里，我们市区有屋子。”

“韩小姐，你跟你丈夫……”

“我想租这间屋子，因为有时候拍戏累了，我需要独自静静的休息一下，睡一天半天，”她看看四周：“这儿环境好，又清静，很理想！”

“原来是你一个人住！好极了。”

“我不是一个人住。”思琪马上再三说：“我跟丈夫住在市区，这儿，我打算作休息的地方。”

“这好极了。”

“曾老太太，”思琪把鼻梁上的黑眼镜除下来了：“我希望，当我把房子租下后，你替我守一个秘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常在这儿休息。”思琪皱皱眉：“你知道那些记者、影迷、歌迷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明白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你的一举一动，都会上报的。”

“做这一行的，常常因此而失去自由。”思琪问：“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么？”

“行，行！我一定保守秘密！”

“那么，我现在租下。”思琪打开手袋：“有什么手续？曾太太？”

“没有什么手续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付上期租就行了。”

“就是这样简单？”

“对！”曾老太太微笑点头。

思琪从手袋内取出支票，写好了，撕下。

“这儿是一个月上期。”她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可以搬来？”

“随时可以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我立即可以给你门匙。”

曾老太太取出所有的门匙，交到思琪手里。

“这儿是三套门匙，”曾老太太一一数着：“前门、后门、楼上浴室的门、楼下浴室的门，还有厨房也有门闩。”

思琪接过门匙，看了看：“不要紧，反正门锁我全要换过。”

“韩小姐，这三套门匙，是仅有的三套，”曾老太太解释：“外人是不会有的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想了想：“我还是会把所有的锁换过的。”

“对，对，”曾老太太说：“做你这一行，小心点好，我去写租单给你。”

曾太太进去写租单，思琪坐在客厅，望望右边，看看左边。

实在是一间十全十美的屋子，她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地决定一件事过——她一向是很谨慎，很深思熟虑的。

曾老太太把房租单交到思琪手中，微笑着问：“韩小姐，你不会只住三两个月，就退租了吧？”

“我想——不会吧！她回答着。”

“我真希望你会租下去。”曾老太太说：“前两个房客，都只住了一个短时期，就退租了，我真希望能有人长住在这儿，好好的替我看管和打理这屋子。”

边说，曾老太太边四面一望。

“这真是一间可爱的屋子，”忍不住，曾老太太问思琪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嗯。”思琪点点头。

“我希望你在这儿，有很宁静的日子，韩小姐。”最后，曾老太太说。

拍完最后一场戏，思琪从片棚出来，直走到化妆室去。

在镜前坐下，她看看时间，接着，她取出面油、纸巾，匆匆忙对着镜子下妆。

化妆室门外响起一阵吵杂声，三个提着照相机的女记者直奔进房间来。

这三个记者，都是十多二十的年纪，穿着牛仔裤，新潮服装，短短的头发，她们的肩头，都背着照相机。

进化妆室，见到思琪，她们立即拥了上来。

“思琪！”

“思琪！拍个照！”

“思琪！访问你几句，有什么新闻没有？”

三个女记者，你嚷我叫，简直把思琪的耳膜就要震聋了。

她的眉头一皱，忙用面纸去净脸。

“来拍个照片吧？”其中一个取起照相机，对准着思琪想拍照。

“不要拍！”思琪突然用手挡住脸孔，接着转开脸去。

“拍个照嘛，也不可以么？”取起照相机的女记者，发出不满的声噪。

“正在下妆，不好拍啦。”思琪背过脸，下妆的动作更快了。

“以真面目示人嘛！怕什么？”那女记者又嚷：“不敢以真相见人么？”

好厉害的嘴吧！

思琪向那个女记者一望，原来是小冬瓜。

这个小冬瓜，在一家最畅销的日报里，有一个专栏，这私人专栏，是最受人欢迎的。

受欢迎的原因，是因为她下笔阴毒，字句刻薄，专门爆揭影星们私生活，她是无所不为，无所不敢的。

思琪一见是她，心中更不满。但是这种人吗，得罪不得。她向小冬瓜一笑。

“我睡眠不足，神色憔悴。”思琪说：“拍出来不好看，下次化好妆，穿几件新装，特别让你们拍好了。”

边说，思琪下妆的动作就更快了。

“神色憔悴，是睡眠不够。”小冬瓜说：“要多些争取休息，不要常常晚上出去了。”

“啊？”思琪一呆，看看小冬瓜。

“昨天晚上，有人见到你在宵夜，已经凌晨三点半了，”小冬瓜跟她说：“这是跟范迪生一起宵夜啊！”

小冬瓜这么一说，几个女记者，个个盯住思琪。

思琪心头一紧，几个女记者，好像触电一样，她的耳朵，对“范迪生”三个字，特别敏感。

她再也没有说些什么，骤地站起。

“我要更衣了。”她淡淡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接着，她取起衣物与手袋，用最匆忙的脚步走出化妆室。

离开化妆室，她隐隐约约地仍然可以听到，那几个年纪轻轻的女记者，在她背后哈哈地笑，跟着又立即私语。

想了想，她的心头泛起一大阵的烦恼。今后，她必需对自己的行动，更加小心了。

更好衣，她匆忙赶到电视台边的停车场去。

在坐上她的车子前，她转头一看，那边停车场的车位已经空了。

淡灰色的“宾士”已经影踪全无。

范迪生已经做完节目，把车子开走了！

她立即坐上车，扭着火，她把车子驶出电视台。

车子直向斜坡下驰去，她并没有将汽车驶向回家的路途，把车盘一扭，她将车子向“龙翔道”飞驰而去。

汽车以很高速由天桥向前直驰，这时四面一片深黑，只有高速天桥下点点的万家灯火。

车子到了拐弯处，思琪将车速减低，把车子扭向山边。

当她的车子才转到那块空地上，她已经看见淡灰色的“宾士”早已停泊在那儿了。

她将她的车子泊在淡灰色“宾士”旁边。

思琪四面一看，她这才熄了引擎，扭开车门，她向淡灰的车子边走去。

还未走到车身边，车门已经打开了。

车厢里，飘出了一阵阵柔情的歌声，范迪生边开车门，边看住她。

她坐进车内。

四面一片黑暗，从车窗前的玻璃向下望，九龙的星光，有如点点紧密的萤火。

范迪生一直在黑暗中打量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他问：“你的脸色不大好看，拍戏拍累了？”

她并没有立即答话。

“还好，录映没有出岔子，不用‘NG’，我已一早把节目拍完，”他说：“我把车子驶来的时候，仍然看到你的车子泊在停车场。”

“讨厌？”猝然，她狠狠地在咒。

“讨厌？”范迪生呆了一阵：“你是说……我讨厌？”

“不。”她抿着唇角：“我说那些人，那些吃了饭没事做，等着拉屎的人。”

他牢怔怔地看了她一会。

“你在发什么脾气？”他愕然地。

“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不管管自己？却偏偏要盯住别人的私事！”她狠狠地：“看你和我，永远不能坐在同一架车子出街，不能在彼此工作场所出现，更不能私下约会，甚至离开电视台也要偷偷摸摸，一个先走，一个跟后……”

他重重的叹口气，无奈地耸耸肩。

“什么事令你发起这么多的牢骚来？”他有点莫名其妙地。

“在化妆室下妆，遇到了那批小哔鬼！”她说。

“哦，受了女记者的气！”

“那个小冬瓜，”思琪不胜厌烦地皱眉：“她抓住我，不但问长问短，还更加有心在挖苦，冷嘲热讽。”

“你知道她们这批年青人，”范迪生苦笑一下：“你可别得罪她们啊。”

“迪生，”猝然，她很凝重地说：“今后，你与我都要小心一点。”

“哦？”迪生一呆。

“连我昨天跟你在一起宵夜，他们都知道。”思琪喃喃地，

带着忧虑。

“怎可能……？”

“小冬瓜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，”她说：“根本是想探听我，看我的反应。”

“这批年轻记者，真有办法！”他愕然：“你……怎么说？”

“我处之泰然，”她瞥他一眼：“我该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真要慎重一点了。”喃喃地，他说。

“我们还不够慎重么？”她苦笑：“出出入入，神神秘秘，好像在做间谍一样。”

说着她又心虚地四面望望。

“谁叫你与我都是出名的人。”他叹口气，带点感喟：“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，或者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我们的日子，就会过得好多了。”

“我们以后见面，可以放心一点了。”她边说，边把手袋打开。

她摸出门匙，交到他手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迪生望望手中的钥匙，怔呆着问。

“我们的屋子。”她向他展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：“我已租下来。”

“我们的屋子？”迪生目瞪口呆：“怎么？……好极了，一间屋子？你对我从来没有提起过！”

“我想了好久。”她低声说：“我跟你在一起，是不能露光的，无论到任何地方，我们都有人注意着，想要自由自在，想要有我们自己的天地，只有这么一个办法。”

迪生咬咬唇角，低声问：“找了这间屋子，你丈夫……？”

“我永远不会让汉明知道。”她立即说：“你也绝对不要让

朱荻荻知道。”

他完全失神了，对这一个意外，惊愕万分。

“门匙是我换过的。”她说：“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拥有。”

“你真打算住进去？”

“我很希望……有一天，我们能光明大方的住进去。”她说：“不过现在，我们只能当它作为我与你的爱巢。”

“怎么样的一间屋子？”

“你见到了，一定会立即爱上它，它好可爱。”

“多少租金一个月？”

“这一点，你不要问，”她说：“我租来便宜。记住，千万记住，这就是我与你两个人的地方，永远不能让第三者知道！”

“我绝对不会跟人说起。”他紧紧握着门匙。跟着，他迅速地凑过脸来，在她的脸颊上吻她。

“不要！”她惊愕地用手推开他：“千万不能在这里！”

他退开身，四面看看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……才能自由自在的在一起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她低下头。

车子内又沉默了。

好久，他问：“这是怎么样的一间房子？”

“跟住我的车子，”她兴奋地说：“我带你去看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对，夜里最好，没有人会见到，”她跳出他的车子：“跟我！”

思琪坐上自己的车子，扭动引擎。

跟着她向他一挥手，把车子开动了。

车子从“龙翔道”直驰出去，兜了一个弯，她的车子立即向近郊驰去。

从这地方到她租下的屋子，路程不远。带着愉快的心情，没多久，她已把车子泊在园子外面了。

煞住车，她回头，范迪生的车子也泊到她的车后面来了。

她跳下车，摸出门匙。

淡淡的月色下，园子是银灰的一片，有风掠过，树叶在指动，发出清凉的“沙沙”声。

一阵阵草味花香飘过来，令人欲醉欲仙。

“还有一个花园！”压低声音，迪生十二分惊奇地嚷。

“白天看，这园子更美。”她跟他踏过草地，沿着树林小径，走到门前：“看，连这道门也是特别装修过的。好像是那种豪华‘公主型’的名贵大门哩！”

他们望一望，愉快地嚷：“屋子顶还是尖的！”

她对他点点头，接着，悄悄地把门推开，露着神秘的微笑。

这一刹，在她脸上所掠过的，是一阵傲然而愉快的表情。这个表情，就好像小孩子在将自己仅有的宝藏，显示给小朋友欣赏那样。

“进来，进来！”进了门，她低声说。

迪生进了门，门内黑漆漆的一片。

“灯呢？”他问。

“闭上眼！闭上眼！”她悄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莫名其妙地。

“闭上眼嘛！”她大嚷，好像一个人的生日，她要向他显示礼物一样！

迪生笑哈哈地闭上眼睛。